#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七至八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金紫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吕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卧疾及韓縝去位公著常攝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歴諸廳白之

故爲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公著彥博除命新舊録並在四月十五日壬寅而公著家傳乃於五月一日丁巳載之又與韓維拜門下侍郎同日按實録維拜門下侍郎則五月一日丁巳也距公著彥博除命凡半月據司馬光劄子三人者除授實同一劄子商量不知何故維命獨後半月實録記宰輔進拜不應差誤或家傳叙事偶失其次乎然彥博既除太師則不應云守太師今四月十九日詔尚稱守太師二十二日亦稱守太師二十四日進對又稱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若已

除未授亦應如司馬光例書新除左僕射不應俱稱舊
銜也家傳所載或得其實今從之呂大防政目彥博重
事公著右揆維門侍同在五月
一日然則實録果不足信矣
又詔賜文彥博曰朕紹
承皇緒臨御寶圖涉道未明罔知攸濟乃眷元老弼亮
三朝功被生民名重當世天賜眉壽既艾而昌宜還師
臣輔我大政已降制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可一月兩
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軍
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其餘公事只委
僕射以下簽書發遣俸賜依宰臣例　資政殿大學士

正議大夫兼侍講韓維守門下侍郎　尚書省言舊制以贓抵罪重輕有等今又立重法則是罪均刑異未稱朝廷矜恤之意請罷諸路重祿法犯者自依常法及復熙寧已前吏祿從之舊録云嘉祐已前吏不給祿貨賂請託公行以貨之多寡輕重為事之枉直先帝閔馬庶人之在官者受贓一錢抵罪以故刑不濫民受賜至此改之新録辨曰既復熙寧已前吏祿則改熙寧已後吏祿法自可見不必更載今刪去

戊午皇城使康州團練使吳靖方為永裕陵使　正字李德芻司馬康孔武仲並為校書郎三人除正字德芻在元豐七年十一

月康在八年四月以韓絳薦除武仲在八年十二月詔尚書左僕射司馬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光言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輙赴

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
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臣未敢祗受方俟入覲天顔
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
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
軀差得自安　又詔判大名府韓絳俸給並視文彦博
之數　又詔淮南災傷令轉運提刑獄官諸州縣體量
不俟檢覆披訴苗税直蠲之　戸部尚書李常言河北
舊有糴便司專置提舉官經制邊備後止令轉運司兼

領以措置為名拘糴本錢不預漕計難俾兼領請復置提舉糴便司詔可其措置司職事令提舉糴便司與轉運司通管玉牒在一日丁巳日政目二日髙且河北糴便當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提舉兼措置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復措置三年四月十三日罷提舉左司諫王巖叟言太學條制本學生徒須在學聽讀一年方許於太學應舉臣以為既限以年則凡人情之所迫皆不復卹使樂育之地而厭苛留之法臣竊為上庠惜之蓋有覊窮艱苦積時累刻以冀應格而卒爭一日之虧遂成三年之滯者

復有曾經補中之人或因謁告偶至衰期乃逐新人再令補試一失中程不容就舉者此皆有傷人情無補國事伏望聖慈特許今後每遇科場但曾經補中監生人並許應舉其一年之限更不施行實逺方寒士之幸也詔國子監立法請令次科場應自元豐三年興學已來在學前後通及一年者並許取應從之得請在七月十日今并書舊録云先帝學校養士教養不及一年不得赴舉使士漸賓興於學以追里選之制嚴叟力言罷之新録辨曰詔罷一年在學之限補中人並許應舉即是於學制有所修改自先帝興學至罷之三十五字並刪去

樞

密院言河北州軍寄招保甲塡在京禁軍闕額其間有願就本處充軍者詔並依逐州軍見招等杖例招塡本處禁軍常給外增錢一千除馬軍外特許額外招置每指揮毋得過五十人數足日以聞　三省言舊置糾察在京刑獄司蓋欲他司總領察其違慢所以謹重獄事向罷歸刑部無復申明糾擧之制請以異時糾察職事悉委御史臺刑察兼領刑部毋得干預其御史臺刑部獄令尚書省右司糾察從之政目云在京刑獄委臺察依舊行察法呂陶乞復置

糾察及審刑院當考

己未門下省言開封府大理寺奏勘到案牘並降付本省次第書判方送大理寺定斷遂成迂滯請自今令有司於奏案內貼乞降付大理寺及開封府大理寺案牘直候斷出刑名到省方行封駮從之

庚申夏國賀登寶位進貢使嵬里旺裕勒寧等見於延和殿　起居舍人林希為起居郎右司郎中兼著作佐郎曾肇為起居舍人承議郎直龍圖閣文及為右司員外

郎朝奉大夫提舉崇福宮韓宗師直秘閣（五月二十三日戊寅宗師罷六月八日甲午及罷）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覩除文及右司郎官韓宗師直秘閣命下之初搢紳士大夫無不偶語竊議相顧而非之以謂陛下尊禮老成優異故相誠盛德之事然不可不重者名器不可不畏者公言今公言皆曰都司天下之要權非以待便親之兒曹秘閣天下之清資非以寵家居之子弟此必執政大臣迎陛下貴老之心而進說於前以為此舉上以取悅陛下下以結媚

老臣非用意姦邪何以及此陛下延登彥博遇之以天下絕禮倚之以天下重事尚未受命而執政大臣首進其子以據要地天下聞之謂朝廷以人情用公器姑息待元臣反累聖君之美不為大老之光而老臣體國之心亦必不以此為安也陛下以絳舊相付之北門宗師綵衣就養不出私庭而坐理轉運使資任國恩深厚誰可擬倫豈宜無名更加館職於絳父子隆矣而不知為陛下宣勞於四方之士將何以勸寵一人而使衆人解

體非忠於陛下之謀也臣誠不忍姦臣竊主上之恩以立黨借朝廷之勢以買交使天下之人致疑於吾君也此議若出於公著則公著為改節若出於璪則璪為縱姦清臣柔而無執固不足望然大防亦失於不爭矣臣以諫名官以言為責既聞公議不敢不以告陛下惟陛下聰明裁察貼黃稱祖宗朝父兄在兩府則子弟未有居要職以示天下至公自王安石專權用事不卹公議而明進子弟布在要津當時言路皆其門下之人故公

議不聞于上令陛下大開公道以厲朝廷必革此風乃成清明之政天下之人見陛下以非常之禮召元老入朝莫不延頸以觀其舉動今未見他事而首用其子在清要天下之人不知出於姦臣之計必有妄議元老者矣此姦臣之於元老既欲悅之以結其心又欲污之以鉗其口皆將倚其重以用事此陛下不可不察也及與宗師畏多士清議必不敢便當新命俟来辭免陛下因奬其意從之以成其美上下之善全矣巖叟又言臣近

言執政差除文及為右司郎官韓宗師為直秘閣不允
公議今體訪得初四日差除專出張璪臣固疑其人既
而果然姦邪之難防乃如此哉此古之明王所以不以
防姦邪為美而以遠姦邪為美也忠臣不以擊姦邪為
能而以去姦邪為効也姦邪之人盡是私意乘間投隙
則發矣發不徒然必有所取蔡確章惇之次莫如張璪
姦邪之在國朝猶有盜賊兵火之在其家而未出其人
不得安枕而卧唐穆宗時河北藩鎮跋扈為朝廷之患

命賢相裴度討之而翰林學士元稹日在左右沮害其事度不得已上論奏云去河北賊易去禁中賊難穆宗為出稹河北遂平臣竊以璟亦今日禁中賊也願陛下早去之庶幾朝廷早得清淨二十二日呂陶云云今并入此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文彦博降麻後辭免次其子及除右司郎中韓維援門下侍郎未供職間其姪宗師除直秘閣士論喧沸皆謂張璪佞邪巧媚不為陛下惜重名器欲結文彦博故任及以都司欲附韓維故遷宗師以美

職臣愚亦深疑之若二人之除盡出聖意不過為彥博
勳德元老今既委以重事故名及在侍從以示優禮為
韓絳輔相舊臣今既勞以方面故加宗師職名以慰其
心然皆未協于理蓋文及年少不學猶有童心踐歷甚
淺殊無治狀右司之任都省樞要事權煩重塗轍清峻
當選高才責求成效不當以恩眷輒假也韓宗師雖生
顯家素乏雅望以提刑資序日奉親庭不領官事恩祿
之重無所虧薄況未嘗在文館何必更以直閣寵之若

此除果出於璪之意則私曲附會不復忌憚借陛下官爵交大臣之父子甚可駭也况嗣君冲幼大母保祐簾外之事有所不知而執政植私恩廢公議乃至於此伏望聖慈詳察姦偽參究名實因文及韓宗師辭免新命遂從其請庶允僉議又言朝廷差除雖云三省同奉聖旨其根本次序擬議進呈皆出中書所以士論歸咎張璪傳者又云此二人是吕公著不入而璪獨差除若果如此其阿附之迹愈更明白不可不察又如近日特起

張詵知蘇州却遷韓維之壻楊景略知揚州亦此類也臣不敢喋喋論奏恐涜聖聽韓宗師秘閣之除若出自聖意則罷與不罷更乞睿斷文及右司之命則不可不罷蓋非其人難處此位伏請除一少卿使侍其父恩禮亦不為薄　詔刑部郎中杜紘同黄廉按察成都府等路茶事四月二十五日蘇轍有議　又詔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司以川買馬支陝西馬軍擄數兑陝西所買馬納京師

録職方員外郎張述男申伯為太廟齋郎以述在仁

宗朝嘗上建儲議故也政目與述一子官在二月二日　詔揚王荆王外第各賜監書一本　福州閩清縣令徐壽改宣義郎以張汝賢言壽行鹽法之初不使民多受故也

辛酉司馬光言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録黄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門告示許肩輿至内東

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何人敢與為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借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乞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能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

如今來聖旨權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臣

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

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

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

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詔

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

依前降指揮呂公著家傳云司馬光病足瘡甚久未克入謝至是詔特免正謝及起居三五日一

赴都堂或門下尚書省治事三日已未公著上奏曰光

久病在假未克陛見雖被優禮恐須蹴踏不遑未敢祗

命兼間先亦願扶持一對然後供職况熙寧初左僕射富弼從判汝州仍詔入覲以足疾許肩輿至崇政門令男紹隆扶掖入對又以殿門至延和尚遠先帝特為御内東門小殿以見之自存故事更乞聖慈詳酌上乃盡從公著所奏而先不欲詣小殿十二日戊辰以男康扶掖入對延和殿

壬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為明堂大禮使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為禮儀使門下侍郎韓維為儀仗使中書侍郎張璪為鹵簿使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為橋道頓遞使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令赴大朝會慶賀其筵宴臨時有司取旨國忌六參

行香奉慰宣德音麻制從駕並免　詔自今監司落權
及權發遣字毋給告從中書省言也　太常寺言季秋
擇日有事于明堂其朝獻景靈宮親饗太廟當用三年
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禮部言景靈宮天興殿皆用天
地之禮即非廟饗於典禮無違詔恭依明堂前二日朝
饗景靈宮天興殿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近彈奏王中
正及李憲宋用臣石得一欲再列聞已行薄責竊謂元
惡大憝寔天下之所共棄今縱未加顯戮自當編置李

憲宗用臣已賜園宅亦宜追還其得一所任肘腋之人如翟勍郭勍之類有自親事官用誣罔之勞至御前忠佐者乞行追奪編配且又言向採報公事大理開封繫囚相繼自去年以來囹圄頓清可見羅織撰造無所不至如翟勍郭勍之類乞追奪編配詔翟勍郭勍郭鑒並特降充支郡本城内翟勍步軍副都指揮使郭勍步軍副都指揮使郭鑒依舊職名郭鑒依舊職名當考舊録云且誣罔先帝詆毁無所忌憚既縱其詆毁又行其言新録辨曰翟勍郭勍得罪乃坐其採報失實不得謂之詆訕今删去且誣罔先帝

至行其言二十字舊録於此月六日書三省言尚書侍郎內外學士待制兩省臺官左右司郎中諸路監司限一月舉公明廉幹才堪治劇仍係合入知縣或縣令一員令吏部不依名次差重法地分知縣縣令次差賊盜多處萬戶以上縣從之新録因舊按此事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兩録皆誤今不取仍附注於此其詳見七月

二十二日　梓州路轉運副使李琮知吉州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臣竊以力本厚農為治所先聖朝於勸農之令尤所丁寧比年以來掊克之吏徒知侵漁刻削以幸進而於勤恤之法曾不加省弊日益重穀歲益賤力本愈墮逐末愈多而掊克之害於農尤甚且常賦之外誅求

無名故豐年則力不足以償宿負儉歲則身無以逃鞭箠甚可哀也陛下方以惠養元元便安公私為意故於無名之斂一切罷去仁厚之澤海內傾心臣伏見梓州路轉運副使李琮昨於江南兩浙淮南以根究逃絕為名於常賦之外增添貫石萬數不少三路之民實被其患蓋當時各於逐縣委官以貫石萬數等第立賞所委之官意在幸賞或因緣為姦其增添稅數多在三等已下人戶物產素薄稅賦加重一遇歉歲遂復逃移則所

得不足以償所失何則挑買膏腴者有力之家而多存瘠薄者例皆下户李琮既請以貫石萬數立賞又欲以此為功以希進用所委非其人則姦弊隨生既欲幸賞又縁為姦膏腴之家往往幸免瘠薄下户率增常税力有不足欠負在身鞭箠肌膚室家愁怨是宜聖政之所深恤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㫖下逐路提舉司分詣州縣躬親取責昨因李琮根究增添第三等以下人户税數詣實保明聞奏並與蠲除以稱陛下惠養元元之

意至是諸路言琮多以遠年開閣稅數均令人戶認納
故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呂陶言琮材短慮暗不知治體好
營小利苟圖近功初為梓州路轉運副使日起請乞令
民間尋求遺利以充修造其奏削乃云可以壯觀太平
光輝全盛辭語鄙陋大可怪笑朝廷方送工部立條琮
至所部力行其說郡縣承迎風旨多端求索或於荒閑
去處起置屋宇強民稅賃或於不可耕鑿之地差人種
植或於衆人居室之前增創間架或於山野鎮市間旦

集之處立竹布簞斂掠錢鏹椿作遺利洎至縁寀所請立為著令天下州縣遂打量街道分擘溝渠雖是已出租税之地但係侵占丈尺並令别納租錢若不承認則徹屋翦簷然後獲免西川州郡有一處歲入八百貫以來推之四海掊斂甚多皆寀細碎刻剥所致况修造舊令轉運提舉司分認最為通法伏望聖慈勘會蠲放以廣惠澤又天下兩税折科無如川蜀之重紬一匹折三百二十文絹一匹折三百文綿每兩折一十文下等

税户或紬絹不及尺或絲緜不及兩或米豆不及升又緣簿帳體式匹帛須見尺穀須見升以此下户並與同鄉人圓零就整合旁送納所貴減得三種之耗假令八户各有税錢一文折納紬即合為一旁共納一尺或七户各有税錢一文折納絹即合為一旁共納一尺或十户各有税錢一文折納絲綿即合為一旁共納一兩并秤耗一兩或十户各有米一升即合為一旁共納一斗又納省耗倉耗各一升自來風俗如此圓零就整輸納

習以為便於稅賦大數亦不虧陷琮既萌刻剥之心無以發端因點檢元豐五年稅簿遂指揮一路不得圓零合旁並須逐名作一旁送納或八户各有稅錢一文自来共納紬一尺者今則各納一尺計八尺或七户各有稅錢一文自来共納絹一尺者今則各納一尺計七尺或十户各有稅錢一文自来共納絲或綿一兩秤耗一兩共計二兩者今則各納正色一兩秤耗一兩共計二十兩或十户各有米一升自来共納一斗并省耗倉耗

各一升計一斗二升者今則各納正色一升省耗倉耗各一升共計三升以此下等戶極為不易況其年兩稅已畢却於此年行遣追納一路所得亦數十萬匹兩立為定例民何以堪又將本路納稅頭子錢不滿十文者並增至十文如此措置足見淺謬伏乞聖慈指揮梓州路頭子錢應圓零合旁依舊施行又言琮所建遺利正與陝西侵街錢相類其侵街錢已蒙放免而遺利之害尚未掃除又言琮既違條不許稅戶圓零合鈔朝廷未

加之罪乃敢輒肆欺罔更於去年八月十五日與轉運判官宋搆連狀申户部稱轄下人户兩料税物不依圓零就整送納虧陷省税不少因而又欲於逐色耗上增分數此尤見其誕妄苛刻之迹且畸零税物明有令勑指揮聽衆户合鈔送納但於簿頭大數得足即非虧陷省税於條無礙琮等既不聽人户合鈔暗加數倍之税而又欲於耗上分釐之間增添其數乃是百姓元不違條琮等自不守法聚斂至此民何以堪其户部見琮所

申殊未折沮乃遍下諸路相度淹緩至今猶未與奪諸路以琮之説為是則民間之税又添幾倍矣又言琮起請収遺利充修造苛細掊斂流害四方及不許人户圓零合鈔納税違戾制勑於常賦之外增加數倍自元豊五年施行至今及六年一路之民所供横斂僅及二百餘萬疋兩臣雖累次條析論奏未蒙聽納近聞琮坐江淮根括税事降知吉州臣竊未諭朝廷之意且根括無名之税與增加畸零之物皆是暴斂為害宜同今江淮

之民獨被聖澤並為蠲放而巴蜀之俗未沾大惠恐非仁不異遠之意況遠方疾苦朝廷每患不知既知之乃不蒙救卹大率彼民畏官府畸零之害行已數年今琮雖去部而郡縣循以為例不敢輒改人人飲恨何所告訴則橫賦無時而已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梓州路轉運司曉諭人户許令依條圓零就整合鈔納税所貴德澤均及幽遠其収遺利充修造條貫亦乞檢臣累奏付修勑所删改施行舊録云先是臣僚言琮在江南兩浙淮南以根究逃移為名於常賦

外增税數倍均令人户認納故有是命今檢言章并入此陶言竟不知行否

京東路提點刑獄司言提舉司別有帳今勑並依嘉祐常平倉法接嘉祐編敕倉敕經本處鈎磨申司農寺繳牒三司送鈎今義倉免役雖罷緣有官物出入係帳司拘管其文帳須吏人鈎考乞令提刑司候及二年別具裁損從之新削去

蠲蔡州汝陽等十縣並汝州潁橋鎮人户酒課麴引錢從京西路轉運司請也新削去

詔應陜西河東土人因戰功補授殿侍軍大將之人不願上京者許於本路

居住　雄州言得涿州牒今後若委所司於生餼目子內書寫北朝國信使副并三節人從經久為便本朝有司不空南朝字亦議别行改更詔令雄州移牒北朝涿郡今後所賜國信使生餼客省目子并折支目內並書北朝賀遼節名國信使副并國信下三節人從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三代常祀一歳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歳而親祀必徧遍降及近

世歲之常祀則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之踈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天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

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
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
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踈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踰
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徧禮百
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
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
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

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情誠陟降溥及上下六月十六日可

考

甲子户部侍郎趙瞻詳定役法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宫張詵知蘇州既而御史言其昏耄罷之仍提舉洞霄宫御史有言在二十一日并書

詳定元豐勑令所劉摯等言伏聞刑部郎中杜紘已降勑命同黄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成書蓋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却須盡究本末便若創行編修兼所

見異同須有移易不惟歲月淹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豐勑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罷刑部簽書蓋是欲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諭況紘曉習法令同輩少比如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效庶幾編敕早見成書從之紘竟無代者二十六日可考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熙寧初改議助役法知許州長葛縣事樂京知唐州湖陽縣事劉蒙各因入州會議役法遂

自劾待罪作擅去官公罪徒二年各追一官勒停情實可矜願令有司改正又看詳訴理所言樂京言役法不便自劾待罪斷徒二年公罪即與擅去官事理不同合從寛減諂樂京特與除落仍落致仕授承議郎召赴闕劉蒙物故賜帛五十匹付其家京蒙去官在熈寧四年十二月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服大裘搢大圭今大裘雖以黑羊皮為之乃作短袍樣襲於衮衣之下仍與衮服同見及大圭之制圓首前詘慮於禮未合請下禮部太常寺

討論改正今取舊大禮所用大圭長尺二寸盖以寶玉難得止用西魏以來制度為之欲依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當約今鎮圭樣制其大裘別作討論從之仍將來明堂用減輕大圭　禮部又言王安石薨在神宗皇帝大祥内皇帝更不舉哀成服從之　刑部言舊刑部覆大辟係置詳覆司自官制行詳覆案歸逐路提刑司刑部不復詳覆亦不置吏今當復置詳覆案置行案二人不行案二人其

職級止用本部舊人毋用專置從之　河北轉運判官杜紘言河防舊隷本司其決溢計之今日未嘗加多自置都水監遣丞治水專領其決溢比之前日亦不加少緣決溢之多寡實不繫置與不置別司近添差都水使者一員治水竊謂用財役民以備水患事責同異委有妨闕請都水監不必分官專治止可責成本司既減外監官屬宜置本司屬官二員往來勾當隨事緩急以時計置使副判官互出臨按事責歸一其物料請如舊監

以他路所出之物應副從之七月末劉摯云云湖北都鈐轄轉運司言誠州地林等溪峒一千四百五十四戶惟楊族一姓補充班行其姚石盧龍吳家數姓亦大族頗懷觖望兼楊氏族亦有漏補未均及請受不等請更定料錢衣賜給遣庶事體一同今大由地林楊溪古鐵胡耳西道塞溪等並沅州舊管溪峒招納十餘年始割隸誠州內胡耳西道塞溪只詔不許招納其大由等團結若與補正名目其食料錢等慮與胡耳等蠻相異致訟詔

湖北都鈐轄轉運司並依胡耳西道等團峒施行有未便仰具以聞　詔誠州修建羅蒙寨天材大由堡効用歸明班行頭首等八百四人轉官加級賜帛有差以獻納地土採斫竹木開通道路之勞也

乙丑荆湖北路轉運司言沅誠二州今既罷免役法若遽依內地差徭恐新附蠻人難從一律請沅誠州募役仍舊俟新附之人日久馴習即視辰州例差徭從之新無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

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為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

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飢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四鄰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糴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蓄國計寡弱有識之

士為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熈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収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之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預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

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錢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狀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貼黃稱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

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實長久之利也　殿中侍御史林旦奏編類章疏正月九日乞特詔有司以臣所言參用前議銓擇在京倉庫場務及刑獄官司應用倉法者許仍舊外他司官吏各隨罪犯以敕律科斷其緣而制禄者視此裁損所有向来遷補出職合得恩例却依舊法施行從違當考

丁夘詔大理評事以上毋得更試刑法　右司諫蘇轍言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

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
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
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内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
法蕪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
督大理寺結絶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
特除知真定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
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録今臣竊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蔡朦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碍督迫州縣差撥衙

前詳定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卞騃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騷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為藩帥騃以官卑無黨黜為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外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即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司行遣之常蔡京

無緣不知今既以段繼隆為無罪又刼判放李雍自相違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劾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訪聞得案內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畫一如後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為處約是尚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刼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諳實申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即合申勾

若不係主事即合直勾豈有抹却申字便不勾追之理
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即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既到更
免勾追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
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佐送所司
根勘今但勾到證佐信令虛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
手分王事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虛妄狀詞
為憑顯是情弊一京既不肯根勘詣實却更分外為處
約巧作方便會問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

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令兩詞自相對辨却為罪人外求證佐便為了當一京既憑衆人虚詞執李雍元狀為誣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来又却抹却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勘問今大理寺却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貴官之罪即不曽自首誣告設處約之罪何縁以自首判放信意虚妄如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縁不覺顯是用情庇盖右乞朝廷

詳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弊其昏繆不職已當責降況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滕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輒敢觀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朝廷未以臣言為信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即見實情究竟如何 初御史中丞劉摯言 摯此章不得其時因五月十二日詔孫覺等修立學制附見按後來摯乞罷置局乃是五月十五日奏也 臣竊以學

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歳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於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綱束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廵所隷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

以為證佐以防私情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情賄謝如是真可以絶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隷也故使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譆譆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踈也其道不如是之㲉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人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

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餽受自依敕律仍乞先次施

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本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五月戊辰詔給事中兼侍講孫覺祕書少監顧臨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生條制十月末摯乞罷置局 考功郎中王子韶為吏部郎中旣而御史呂陶言子韶猥陋不謹罷之

改主客郎中以主客郎中周尹為考功郎中呂陶上言在二十五日今并附此　詔大理寺公案日限大事減十日中事小事各減五日　又詔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毋得收接　中書省請自今蕃部有犯除依法合裁減外並令本處依條斷遣毋得一例申奏從之　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張璹承議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也　詔奉議郎郭知章令中書省記姓名以江淮等路發運使張汝

賢薦也知章龍泉人政和元年有傳詔太祝兼奉禮罷太官令從禮部請也鮮于侁傳云侁為太常少卿會罷太常寺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太祝各一員事合古制理難廢減請復置仍請自朝廷選有學行之士詔從之七月二十二日復太祝皇城使欽州防禦使吳舜臣為永裕陵使是日左僕射司馬光初入對于延和殿子奉議郎正字康扶侍賜康緋章服王巖叟朝論十二日司馬君實參告見於延和初令其子康扶掖之既至近有詔勿拜君實固拜康立旁不敢掖又傳詔曰令康扶相公既拜稍掖之升殿康退君實進俯簾下致謝上又預令設机於殿以備君實不能立則賜之坐拜畢不可以支持遂遣御藥押入門下省環慶路經略使范純

粹奏據本路第二將狀申據提舉巡防侍禁戴榮申今月三日依例選差蕃官朗額依等硬探西界屯聚人馬煙柳遠近次第至四日據朗額依等稱探得西界大寨西有人馬下寨朗額依等只於水泉伴溝内藏泊體探人馬動息次第望見野寨内三人於水寨内取水朗額依等當時先捉下取水三人又逢見西界硬探人馬捉到二人馬四匹共五人馬四匹不敢擅便放去監領前來申上本司檢會自來不住指揮沿邊將分城砦并巡防漢蕃使

臣首領等鈐束手下人兵各守疆界如是賊馬侵入漢界仰痛行掩殺即不得令人馬擅入西界捉殺人口引惹邊事今來上件硬探人輒於界上收捉生口顯屬無名所有捉到人比欲申奏取候朝廷指揮竊緣事繫機速理難待報蓋西人近於涇原作過至今尚未放散見今於本路到境亦有人馬盤泊今來既無名捉到西界生口五人馬四匹若不逐急送還聽候朝旨遷延多日深慮對境盤泊人馬忽作酬賽晝夜奔衝别生邊事增

長恐隙卒無已時本司已逐急將元捉事人對捉到西人面行責問諭以朝廷方今務在綏靜之意若西人侵犯即須痛行掩殺彼既別無侵犯何得擅有捉虜及對西人將元捉事人一例枷項諭以不容之意仍差得力使臣監護捉到人馬送第三將却令量帶軍馬於元捉來道路踏高占穩送還西界去訖其捉事人本司見一面施行次貼黃臣自到任以來嚴戒邊上漢蕃人戶禁絶侵漁結隙之弊訪聞西人粗相信伏彼亦無甚生事今

上件人輒有捉虜若不如此急急送還以示非臣純粹之意即恐有害大信立致報復自此漸至生事伏乞朝廷照察二年五月十三日奏此當删取其要

己巳揚王顥荆王頵遷外第太皇太后皇帝幸其第詔顥二子頵七子並特轉一官呂公著家傳近臣分從兩宮或可附鮮于綽傳信記云二王始遷於親賢宅未遷之前哲宗車駕臨幸按行新第既遷諸男孝貽等各轉一官制詞云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法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此誥蘇子瞻所作也明日呂大防

范純仁妻入見太皇太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
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為喜
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
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言吾二兒豈敢如
此
庚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應天府王益柔卒
壬申文彦博言復舊差役法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
者故議論不同刺史縣令最為親民之官且專委守令

差定役人編成籍條列自來體例條貫上轉運司 如各得允當即具申奏仍稍寬期限使盡利害具詳定役法所止據逐路申陳看詳定奪詔付詳定役法所 陝西路轉運司言將來郊賞乞於封樁錢内支撥詔給本路常平錢十萬緡 尚書省言元豐六年江淮等路發運司奏兑買在京封樁闕額禁軍糧米五十萬石價錢限半年上京送納今淮南災傷賑濟慮有闕乏詔令淮南轉運司相度本路如闕斛斗仰依元豐六年例 監察

御史韓川言請應選人試中許出官者自今並與免試

詔吏部立法以聞 新録無

癸酉復左右天廐坊 廣南東路轉運司言韶州告發

泰興銅場買銅錢乞依岑水場於永通監支給應有銅

坑興發並依岑水場買銅條以永通監錢收買從之

詳定重修敕令所言應官吏民庶等如見得見行條貫

有未盡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經條約者並許

陳述從之

甲戌詔三京依舊置分司官　詳定役法所言元豐令場務錢每年於諸路移那一百萬貫赴內藏庫寄帳封樁請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等費從之　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奏刑房送到詞頭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

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擲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不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著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貼黃稱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犀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容院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及處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為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

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舊録云左司諫王巖叟言誠一盜取父墓中犀帶按巖叟言章已見四月二十六日今不復重出但取蘇軾等所論具載之六月十二日乃責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軾百祿又奏刑房送到詞頭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强顔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

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政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貼黃稱準律諸父母喪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王巖叟等劾李定與張誠一同見四月二十六日舊録載定事殊畧且為之辭曰定不知所生父沒始解官持心喪劉摯言其不持服也新録因舊文稍删改云定父沒始解官持所生母心喪劉摯言

具不持服按舊録蓋定之黨所為故不敢正言其罪新録亦復承用悖語誠不可曉今取蘇軾等繳奏具載要須附以劉摯本章如軾等所論父年八十九歲乃乞侍養必摯本章所指也摯奏集及遺藁今皆無此又不知軾等繳詞頭後如何行遣六月二十八日再責仍坐嚴叟章

司馬光言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縁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近縁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

竹轎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
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從之
詔司馬光差提舉編修神宗實録並明堂大禮使可
並放謝所有敕二道仍令閤門差官降賜御集十八日殿
前都馬步軍司承旨司言拍試陜西集教保甲都教頭
等十八人馬步射事藝詔都教頭引見呈試特旨改換
班行指揮勿行其教過畨次人止令轉資賜帛有差
吏部言按閲河東路團教保甲所保明提舉官東上閤

門使王崇拯勾當公事右騏驥副使宋宣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鄭勝內殿崇班陳聿到任各及半年兩次按合格事藝人數依格各合轉官減年磨勘詔減半酬獎內王崇拯累經集教轉官及係橫行使其減半特回授與有官兒男 詔趙居子孫趙翥趙譽各特給與初官一半俸給王巖叟三事當係二年四月十日後此時未有言也

乙亥右司諫蘇轍言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天下重足而

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

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忠朴
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
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
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
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
石肆其偽辯破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刼持上下之策大
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
天下靡然矣至于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

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根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

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具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安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賊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芻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

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敢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具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險

薄非人所為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
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
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
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
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尼其歸安石覺之
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
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膺請
奪民田使僧文棲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

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曽不愧

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

天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以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謀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

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憃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貼黄稱吕惠卿用事於朝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引用邪黨布在朝右臣陳其罪惡必陰有為之游說

以破臣言者惟聖明照察不使孤忠横為朋黨所害

丁丑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河東五路經略安撫司常平倉司管勾官並罷

戊寅直龍圖閣權發遣熙州趙濟知解州左司諫王巖叟言濟先以贓汚不法坐廢於家後以李憲一言遂復為帥未嘗以職事為憂而日與將士蒱博為戲無帥臣體請削職置之散地乃詔落直龍圖閣差管勾中岳廟

落職管廟并王巖叟言章在二十七日癸未今并書之　吏部郎中范純禮詳定

役法後五日罷之純禮亟罷詳定役法必有故當考判大名府韓絳乞寢子宗師直祕閣之命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五月四日敕命除文及為右司郎中韓宗師直祕閣尋聞臣僚論列兼宗師父絳繼有辭免遂罷直閣之旨而及之除命未賜指揮切以都司職任上副丞轄下總二十四司之事而館閣設官以文學名職皆號為清望之選固當無間寒畯不宜專用子弟此所以招言者之論而不能服衆人之心及與宗師差除之日適在文

彦博入朝韓維進用之始故議者咸謂執政臣僚見二人進拜所以擢其子姪迎悦其意以立私恩此亦陛下之所宜察也國家名器本待才德但用之以公明人無不服今宗師既罷則及之新命亦望追寢不須更俟其遜避所貴稍申公道以息羣議若以乃父彦博在朝欲及便於侍養即在京甚有職任可處兼平章事乃是朝廷執政正與都司相干亦合回避以此罷之不傷陛下恩禮也六月八日及改少衛尉劉摯集有此奏議今奏議乃無之雜録又繫之王巖叟恐雜録誤今依

摯集

先是劉摯言臣伏以辨大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

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王安

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

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

諫議大夫吕誨為御史中丞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

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誨坐是貶官於外未幾亡歿其後安石與

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

失當廢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忤權勢最後猶以直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

生民修明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
獎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
於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
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
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於世
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
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
之為姦諛者非小補也於是尚書右丞呂大防同知樞

密院事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吕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謫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録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劉摯先以四月二十日論呂誨呂大防范純仁所言與摯略同必因進呈摯章故有此命舊録但舉大防純仁新録因之似太踈漏也今追記摯所論於前

復忻州定襄遼州榆社平城和順寧化軍寧化汾州孝義潞州黎城縣

己卯尚書省請六察旬奏改作季奏從之　詳定役法

所言新敕罷天下免役錢緣元豐令修造營房給免役剩錢又和雇遞馬及雇夫幷每年終與轉運司分認三十貫以下修造及舊係役人陪備脚剩之類更有諸州造帳人請受幷巡檢司馬遞鋪曹司係代役人應用紙筆並係支免役錢今請支見在免役剩錢候役書成別行詳定從之其免役積剩錢應副不足處依嘉祐已前敕條條不載者奏王巖叟言福建免役剩錢或附此已附二月六日又十二月二十四日詔諸路坊場免役剩錢三路外許留一半可參考

辛巳中書舍人蘇軾言臣近奏為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卻封還上件聖旨竊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誤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實疎闊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　御史中丞劉摯言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

竊以差役之法最今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為日寖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臣聞五味不同而適於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於耳者聲相備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於善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為哉議有異同正宜反覆曲折相足備以趨至當而遽為避

就則非獨議法難成使姦人乘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鎮慰天下喁喁之望又言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係朝廷遷擢兼官為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不可不論也（御集二十六日軾依舊詳定役法不知此後如何）又言臣伏見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畫一條制

昨者雖有指揮令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施行緣熙寧
以前敕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二月四日敕命
自有與熙寧以前條貫抵牾相妨如役人正身不願者
今來兼許雇人而嘉祐舊制如耆長弓手之類須正身
充役臣不知見今州縣如何施行且縣役大者無如衙
前始者改法一縣鄉差既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
又改雇募為招募三兩月間命令屢變臣恐天下循用
或有疑誤而異意之人因此窺伺臣竊料朝廷欲俟諸

路申請然後立法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立通用役法條貫將近降累次敕命大意為主畫一立法先次須行若諸路有未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所貴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

壬午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內臣李憲陳乞於西京或鄭州居住臣昨者彈劾憲及中正用臣得一等四人之罪皆天下切齒以謂元惡大姦者而陛下以天地為度特寬兩觀之誅止於奪其一二官秩付以優閑之職

公議鬱鬱殊不厭服臣愚誠不欲傷陛下包含保全之
恩故未敢再三論列然小人之情窺測上指見陛下至
仁曲為貸免便以為已無大罪因可以僥倖故輙陳請
伏緣臣子之義一被遷降即當皇恐奔走上道深自推
省豈得偃蹇不伏自求私便按憲之罪在四人最為深
重今又敢慢棄君命詐疾免行公然驕欺無復忌憚中
外憤嫉益以不平伏望聖斷暴憲之惡別行竄放所貴
國法稍正而陛下威令稍行以戒欺君罔上之人貼黃

稱臣奏謂憲等事狀比之甘彖立其罪尤重而行遣不同緣國法施於小官而不行於權臣是政令二三也則何以服天下今憲又敢偃蹇自便慢陛下之命伏乞照會比類彖立事理施行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四日蘇轍言憲以宣察明道居善地不知揫此章竟從與否當考四月四日憲以武信留後永興副總管就差提舉崇福宮仍令西京居住十九日又降一官改明道不知却於何處居住今乃乞於西京或鄭州居住也

右司諫蘇轍

言臣聞世無不獘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

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

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

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敢推言其故惟陛下察之國

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

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

差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税戶家有田產誅求必

得吏少廉謹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

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廚宅庫之苦中

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運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虐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寛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壯户長弓手散從官役一切定差會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

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
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
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
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
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
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
人他日必指以為據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
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

人無異應係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後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妄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　權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副使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蔣之奇為天章閣待制知潭州（韓川孫升論罷之奇待制潭州之命在六月八日）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

奏事並序位在宰臣之上　四方館使嘉州防禦使李綬罷提舉崇福宮令供本職　禮部言祖宗神御並合塑配饗功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趙普曹彬太宗神御前塑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神御前塑王曾曹瑋吕夷簡神宗神御前侍臣乞先行議定本廟配饗功臣修塑如未議定請依例權塑侍臣二員從之權塑二員亦可見鮮于侁當時議論所自其所塑何人當考

右司諫蘇轍言朝廷近差杜紘與黄廉同體量蜀中茶

法絃為詳定編敕所奏留欲別差一人庶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為身計盡見茶法利害詔按察成都等路茶事令黃廉各與逐路轉運司同共繫書以聞轍恐廉自為身計則此時或已有提舉茶馬之命矣四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八日當考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皇城使蘇緘忠義死節其子子元近任朝奉郎乞換武官舊制換過武臣多自樞密院便除知州軍差遣乞下樞密院除荊南極邊差遣從之子元尋差知新州據蘇軾外判

新差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李浩從河東路馬步軍副總

管以自陳避趙尚也　復吉鄉軍為慈州

甲申皇城使嘉州刺史内侍押班劉有方為招宣使

詔守令考課入優等者取旨特與推恩從御史上官均

請也　詔諸豫買紬絹直除專條外並給見錢依條限

正月十五日支足若過限或刻納欠負或以他物充折

者各杖一百　右正言王覿言吏部員外郎呂升卿有

狀引用朝旨及先帝德音乞理知州資序貪競反覆乞

行勘問詔呂升卿通判海州　詔駕部員外郎賈種民

知臨江軍御史林旦言其天資邪佞故黜之舊録以為漢陽軍按漢陽復為軍在六月八日此時未也今從呂公著家傳種民尋改通利軍六月二十六日録故翰林侍讀學士賈黯親孫一名以黯預修撰英宗皇帝實録未及推恩而卒也　樞密院言將副任滿按到軍兵事藝類多再任例滯待次之人請諸路將副任滿監司同委官按試所將兵事藝並須及等應法及五分已上候到院先次與差遣鬬力不及等二分已上見係六等差遣人降一等餘送吏部合入差遣從之

乙酉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聞事有利於目前而為終歲之患者有便於一時而為終身之害者無知之民暗於利害不能自計往往就近利而忘遠患惟在上之人與之長慮熟計謀始要終故不獨為目前之計而有終歲之便不獨為終歲之便且有終身之利故天下之民受實利於上而無憔悴困窮之後患矣夫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者青苗是也自熙寧以來始行青苗之法散斂之息不過二分而

民間之私貸其利常至於五六或至倍蓰其法疑若便民矣然自行法以來錢幣日寡民用日困天下之民不以為惠往往偶語以為在上之人取贏於下耳何則民間私貸其利雖厚然貸於春者冬未必償就使償之未必充數又緩急多少得以自便其貸於縣邑也則不然其出有日其納有期有追呼督催之煩有道途往來之費方其散也往往利於目前之得或輕用而妄費及其斂也迫於期會必至於賤賣穀帛而茍免刑責縣邑收

息雖止於二分及計民之費用賤售穀帛耗失常至於五六其甚者破蕩貲産終身不復自振此臣所謂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害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是也今之議者必以為往時之散青苗出於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日募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為功則民必以為便臣以為不然今天下之民十室之中貲用匱乏者十之六七誘之以青苗之利無知之民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然趨赴雖曰不强抑

配然以散斂追呼督促之煩道塗往來之費輕用妄費賤售穀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則是誘之以目前之利而陷於終歳之害甚者貽其終身之患此非法之善者也或者以為今罷青苗之散則貧者必取於豪右之家而有倍蓰之息臣以為青苗之息輕則民願就而自陷於後患私貸之息重則民憚取而無異日之害使其不得已而取之於豪右之家則償之早晚緩急多少得以自便非有追呼督促道塗往來之煩費賤售穀帛之弊

也此利害得失較然可見矣昔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渠引河灌田人以為病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其後皆得水利民以給足夫西門豹區區為一縣令耳猶思為後世之利況聖明在上綏輯四海固宜長策遠慮為萬世計豈當使斯民恱目前之利而陷終歲之害哉臣願陛下節邦用薄租賦省力役清刑罰禁盜賊愛而不傷安而不擾則天下之民耕田鑿井晏然自裕於太平之澤不必待青苗之散而後可以富足也故臣

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昔年平糴之法茲萬世之通利也願陛下明詔左右大臣詳計而審行之　太僕少卿李周言準差至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路相度措置興置馬監所有逐路應管兵部錢物乞令樁留在彼以備置監支用兵部亦言本部所管錢物依條許召人充便起發上京送納今欲依李周所乞並隨處封樁準備置監支用今後權住充便起發從之

元祐元年五月内事據三年四月二十日兵部狀增入